

试论《白骨》的生态价值

何文玉,石云龙^①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 加拿大女小说家芭芭拉·高蒂的动物小说《白骨》在情节发展、性格形塑过程中,以人类缺场、动物(大象)主导叙事的独特方式,寓意深刻地展现了作者的生态主义价值观。作品中呈现出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复魅”等特点,昭示出《白骨》的生态价值。

[关键词] 高蒂;《白骨》;反人类中心;复魅;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6-0107-04

20世纪中叶以来,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学者在对传统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之上,接受了生态价值观。西方生态主义批评源远流长,既可在卢梭、达尔文的著述中发现系统而全面的生态思想,亦可在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当下流行的生态整体主义中找到最新发展。格罗费尔蒂和弗洛姆认为,生态批评研究文学和物质环境的关系,以地球为中心来进行文学研究。此言一出,对文学文本的生态主义解读势必涉及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

加拿大小说家芭芭拉·高蒂在动物小说《白骨》中,以大胆的想象,生动的笔触,推出一个个奇妙的动物故事。小说主角是虚构的非洲象群,它们生活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却被赋予人类的言说能力。象群成员拥有着不同性格,遵循各自信奉的信仰、传说以及风俗。作者通过“动物言、动物行”的方式主导情节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质疑、谴责。小说伴随着寻找神秘白骨而展开,白骨隐藏在非洲草原的某个角落,指引能寻获它的大象通往“安全地带”的方向。大象讲述白骨的过程中始终穿插着象群世界中尚存的一系列传说、风俗等,赋予小说无尽的神秘感。从生态价值角度来解析这种魅惑,作者充分肯定了在科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自然仍是捉摸不透的,人类并没有征服自然。

《白骨》(1999)自发表之日起,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凯瑟琳·布什曾这样作评:“《白骨》是一个寻找主题的故事,这部小说带领读者用一个完全陌生的理解方式去交替地看另一个世界。”^{[1]77-78} 她认为小说情节具有寓言性质,主角大象的性格特征以及缺陷可以被认作人类的性格。然而,也有评论家不认同小说的寓言性。如朱迪·艾蒙德指出,“高蒂

曾说自己没打算将《白骨》写成诸如《动物农场》一类的戏仿作品和社会讽刺小说。高蒂的小说旁征博引、寓意深刻,以至于她担心读者能否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理解《白骨》。”^{[1]77} 此外,《纽约时代周刊》也对小说中的宗教色彩给予肯定,认为这是大象版的《天路历程》。然而,对于《白骨》的生态价值,讨论却几近阙如。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白骨》,可发现小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作者芭芭拉·高蒂在《白骨》中解答了现代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极具生态意义的问题。在揭示小说中生态主题并挖掘小说中承载的生态价值的同时,警示人们反省人类文明给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激发人类在反思和忧虑中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一 采用动物叙事 颠覆人类中心

小说的生态价值思想首先体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谴责与消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曾指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在其活动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简明定义中透露出生态学是研究“关联”的一门学科,其关怀视角都是围绕“共同体”、“生态系统”、“整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普遍联系。因此,蕴含生态价值的思想的文本势必具有反人类中心主义性质。《白骨》通篇采用动物叙事策略,剥夺了人类一贯以来的话语权,将对世界解释的权力交给动物。小说中的人类贪婪残忍,扰乱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甚至威胁到它们的生命。小说所建立起的人类新形象也是对以往小说中的攻克异己、驾驭自然的主人公形象的成功颠覆。

《白骨》开篇呈现的是一个远离人类踪迹的大象世界,这里有作者精心制作的大象生活区域地图,开宗明义地交代了小说发生地——非洲沙漠地带。文本中的沙漠虽然在读

[收稿日期] 2010-05-20

[作者简介] 何文玉(1987-),女,安徽巢湖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者的期待视域中会是撒哈拉沙漠,但是,芭芭拉·高蒂却将它变成了大象眼中的整个世界,即领地(Domain)。这缘于小说采取独特的大象主导叙事方式,通篇没有提及在人类思维定式下可能想到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大象领地呈现出的种种特征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撒哈拉大沙漠,然而,作者的刻意陌生化手法迫使读者依照大象的命名方式去认知去表述,不得不将心中的那份猜测隐匿起来。作者在戏仿传统小说的范式提供背景地图后,又戏仿经典戏剧的人物表提供了几幅庞大而复杂的象族家谱图。这些图谱不仅推出了小说主角——非洲象群,而且透露出大象独特的命名方式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貌似刻板地遵循传统模式的同时,颠覆了人类中心的传统,在不经意中呈现出人与大象地位平等的深厚意蕴。

小说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列举象语词汇。作者戏仿传统却别出心裁地展示出词汇表,于无声处表现出后现代作家的非凡独到之处。这些词汇均以大象视角来命名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也正是《白骨》不同于以往人类中心小说且发人深思之处。整篇小说均以大象为关照对象看世界、以大象话语讲故事,传达出高蒂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影响话语的最根本因素则是权力。”人类往往通过确立自身的绝对话语权,抹杀“他者”的语言,来达到确立自己主导地位的目的。小说中,作者强行纠正人类规定一切的“老毛病”,并以大象叙事代之,从而描绘了一个庞大的象群社会,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随之被解构。在象语词汇中,世间各种符号的意指被大象以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能指所代表:如人类是“后肢站立动物”,因而被大象形象地称为“Hindlegger”;在大象眼中,蛇游行前进的样子就像根“流动的棍子”,故被命名为“Flow-stick”;由于象群组成的是母系社会,大象眼中的“上帝”故被尊为“The She”,寓意能统领社会的神圣女性……。以这种重命名的方式,人类对世间万物的命名在这里被颠覆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经大象对整个世界理解后的重新阐释。相反,人类被他者化,被置于没有语言的边缘地位。《白骨》中,威武雄壮者如猛豹、骨劲而气猛者如鹰隼、微不足道者如苍蝇,竟然都可以与大象进行“对话”交流,而自恃经历丛林法则而幸存、变得高其他动物一等并一贯拥有主导话语权的人类却彻底消声,变成“哑巴”。人类与象族由于缺乏对话的基本条件而无法沟通,从而引发冲突不断,建构起一组新的二元对立。在这组关系中,“绝无两个对象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就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2]传统小说中,二元对立的天平往往向人类倾斜,而在小说《白骨》中,高蒂赋予大象在读者面前言说定义的权力。相反,曾经八面威风,惯于凌驾万物之上发号施令的人类通篇没有自己的语言,读者对其的认知只能借助于其他生物的描述。作者刻意剥夺人类的话语权,在一个特定时刻,成功地实现了将二元对立的中心与边缘地位完全颠倒后重构。

除了“没收”人类的话语权外,高蒂的反人类中心思想还在对人类原有形象的解构中得到印证。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类形象曾发生过巨大变化:从崇拜自然神灵到人类中心,歌德在其不朽诗剧《浮士德》中描述的“浮士德精神”起到过积极作用。那是一种积极入世、永不满足、不断完善、勇往直前的追求精神,它曾激发人类自我膨胀的欲望,为人类成为万物中心提供过强大的驱动力,这在思想禁闭、落后愚昧的中世纪对于遏制消解神灵中心、恢复人类应有地位产生过积极意义。然而,以当下生态价值观审视这种精神,如果继续鼓励人类持有永不满足的追求欲望,激励他们更强和更有效地操纵自然,强化人类中心地位,就可能导致自然生态失衡,因而会遭到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强烈反对。高蒂借用小说《白骨》,在解构人类原有形象和重塑人类新形象的基础上,以艺术手段直接向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发出沉重的人性拷问。作者在小说中将人类当作异类,为其设定了边缘化地位,故而没有提供丰富生动的形象描写,更有甚者,人类每次出场对象群来说都代表了一种不和谐的因素。在大象眼中,“大象身形巨大而神圣庄重,人类微不足道而貌寝委琐。”人类是“屠杀者,是贪得无厌的新生代。他们寻觅象牙,时而包括象足。他们总是遗弃动物躯干,有次竟火烧兽肉,……还乱扔骨头。”在大象视域中,人类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生物,而是依附于飞机、汽车等现代文明产物中的附庸。然而人类却操控着这些文明工具搜捕象群、屠杀大象、猎取象牙。作者借大象之口痛斥了人类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陋行。

高蒂刻意揭示的人类捕杀象群的场景,以雄辩的事实无言地影射出作者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这些罪恶行径面前,人类自我标榜的形象已经轰然倒塌,人类在肆意猎杀象群的时候,与既往那个以征服、占有和改造自然为荣的“鲁宾逊式形象”已经毫无关联,剩下的只有冷血恶毒。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所作所为,他们从现代文明的产物中“跳出来之后”,惨剧就开始了。常识告诉我们,大象由于睫毛长而视觉较差,嗅觉和听觉异常灵敏。高蒂采用大象视角,所以他展示给读者的是大象听到的声音和近距离看到的景象。那里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哀鸣:斯凯(She - Scares)发出惊悚的悲鸣,接着斯柯(She - Screams)和小象也开始发出撕心裂肺的嘶鸣。人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发出土狼般嚎叫,利用现代武器向象群咆哮着。“一阵枪响”、“枪持续扫射”、“枪声接连不断”、“又一轮扫射开始”,人类已经丧失了生物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枪声。枪声持续着,包括几位族长在内的老象斯渴(She - Swaggers)、斯波(She - Spoils)、斯伊(She - Sees)也倒下了,场面十分悲壮。贪婪的人类从她们身上猎取了象牙、象足,扬长而去。“‘魔鬼!’玛德(Mud)跺脚骂道,这真是恶毒行为啊。”

人类以自己的野蛮行径颠覆了自己苦心孤诣营造的假象。高蒂向身为人类一员的读者揭示的是自然界中人类的真实形象,这里的描写并不夸张,这在现实中已经为偷猎现象所反复证明。人类对幼象下手,诱使悲痛欲绝的母亲走近,再趁机杀死它,取走象牙。这种利用大象的高级社会系统和亲情纽带制造的悲剧,已在非洲重复了无数次。一头又一头象倒下时,性情温顺的象群并未因悲愤交加而报复攻击人类,而是四下逃命。在温顺可亲的大象面前,人类贪婪而

粗鲁,完全失去了“高级动物”的自我定位。

大象是自然界生物的代表,象群生活仅仅是生物生存的一个缩影。人类欺凌动物的行径也以小见大地映射出,现实中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对其他生物同样构成致命威胁。置小说中人类的形象于生态价值观视角下分析,发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乃是当今生态危机和物种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唯有“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危机的酿造者和责任者——必须跳出自我中心这个局限,努力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3],人类才能与其他万物长久地共生共存下去。小说作者正是通过大象自始至终的主导叙事,剥夺了一贯以来人类的话语权,成功颠覆人类原有形象,揭示了人类的新形象,警示人类如欲与万物同生共存,应该如何去表现。

二 重塑自然魅惑 颠覆科学迷信

《白骨》中,除规定“象语”为“法定”语言,高蒂还为象群社会的种种神秘行为“正名”。人类有史以来,自然的神秘魅惑一直将人类拒之可知门外。以牛顿、笛卡尔为首的科学家宣扬“人独立于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现代哲学观,主要是机械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注重人在宇宙中的统治开拓位置,加之欧洲启蒙运动的洗礼和科学技术的助澜,人类在思想领域逐渐摆脱教会陈规的束缚,对种种自然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逐步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马克思·韦伯称此人类思想的划时代转变为“世界的祛魅”。从生态视域下重审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思维方式,会发现人类同时也抹杀了自然的圣神性和审美性。随着祛魅的质疑声逐渐得到关注,不难发现,人类要求复魅的呼声已越来越高。复魅,即要求人类以生态整体观为立足点,“普通化”人类的生物定位,从而树立自然仍值得敬重的观念,以召回人类意识中自然遗失已久的神秘性。这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一味依靠科技理性最大程度开发利用自然,由此带来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作的深刻自我反思。小说《白骨》就是夸大自然的复魅精神一个很好例证。实际上,“生态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描绘了大量魅力无比的原生态自然景象。”^[4]《白骨》作为一部典型的生态小说,蕴含着大量空灵曼妙的原生态景致。它以象群寻找魔力白骨为主线,故事进展中到处弥漫着象群社会中的宗教、民间传说以及风俗等神秘魅惑。作者芭芭拉·高蒂掺入丰富的圣灵轶事,重塑大自然的神圣与威严,灵韵萦绕的白骨追寻之旅亦可召唤读者的思想由理性向灵性逐步转变。

小说《白骨》中,寄托着作者大量复魅情节的精心设计,以无尽的奇特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深陷现代社会困惑中的读者。自然复魅的书写通常遵循这样的传统,即“作者会不约而同地通过含魅形象的奇异展示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敬畏。这些含魅的形象既包括非人类的自然,也包括动物和人类在内的生命群体。在非人的自然形象中,它们大多显得离奇、怪异,似乎无法用科学来解释。”^[5]小说中的象群社会,夹杂着许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大象会嚼碎“草药”敷在破伤处或对脓肿部位做穿刺;大象会低声吟唱一些类似颂歌的曲调来抒发心绪,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为逝去同胞的祷告呼

唱。这些大象与人类相似或相通之处让读者大开眼界,而大象具备的一些人类意想不到的“特异功能”甚至突破了人类大脑中大象的原有印象。如大象不仅具备像人类一般的语言,与人类那样进行“对话”交谈,部分成员还有“心思交谈”的特异功能;一个象族里总会诞生那么一头长有“天眼”(第三只眼睛)的大象,这种象可以预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大象的记忆量庞大得惊人,其大脑可以不分主次地装下所有事件,甚至有“所有大象都只是生活在圣尊(the She)的记忆中”的说法;还有“蓝石人体,魔力护身”、“抬头望见双座独峰儿连,厄运就缠上身”等神秘的迷信故事。这些魔法般故事的存在,尽显大自然的魅惑,散发出大量的生命气息。相比之下,现代人类社会则显得那么现实和索然无趣。因为现代人类活动所从事的都是一项项“揭秘”工作,即探索 and 发现大自然所有的秘密为己所用。然而,不断的揭秘行为换来的仅仅是人与自然日益升级的冲突。恩格斯的著名言论给美梦中的人类敲了当头一棒,恰当地回应了人类对大自然不敬行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6]《白骨》的作者高蒂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活动实质,一反以往小说的叙述主题,以大象口吻娓娓道来一个个神秘奇闻。这全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守秘”行为,体现了敬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

小说主体围绕着象群寻找神奇白骨展开,作者采用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将不同叙述者的交代拼贴在一起,构建出更为离奇的白骨故事。“白骨”首次出现是在小说开篇不久,那是一头年轻公象雹石(Hail Stone)陈述的故事:魔力白骨神奇无比,具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功能。象族成员若吐露出“白骨”两字,则会付出代价,即失去体内部分神力。随后,老公象托伦特(Torrent)延续白骨的传说:白骨源于早在20辈以前就灭绝了的F家族的新生小象肋骨,它被赋予一股神奇的力量,指引着象族通往安全地带的方向。那里没有干旱、没有人类的威胁,可谓是大象的天堂。大象一旦找到它,应在两天两夜内确定路线,否则,它会就此消失,转而去指引另一头大象。然而,不同的大象家族对于白骨的位置认识不同,有的认为白骨位于某条蜿蜒河流的西北方向;有的则认为它处于另一个不同的方向。白骨究竟在哪个方向?谁的说法最为可信?有关白骨的种种神秘传闻是否属实?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现成答案。关于白骨的一切只是流传于象群之中的传说,作者没有采取任何形式揭秘,直至小说尾声也无从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艺术品的使命就是“呈现土地”,而“土地是本质上的幽闭自身者”,土地始终保持封闭,使土地作为土地而呈现。作者高蒂在《白骨》中正是将土地神秘化,小说没有道明白骨的秘密所在,其存在意义在于告诉读者,白骨的奥秘是“存在”的。内心深受白骨的魅惑而触动的读者更是无需将白骨的秘密弄个一清二楚,只需静静地感受存在于静谧另类世界的那一份灵性。现代社会已沉入过于迷信科学而缺少灵性的时代,“当代科学明确的把一切都理解为运动中的物质点。于是,科学一上手就可能已经取消了各种不同的物的不同,就可能已经把活生生的动物植物甚

至都弄成了机械。”^[7]作者高蒂以神秘白骨串联整篇故事,解构了以人类科学为中心的元叙事,将自然的魅惑重新拉回读者身边,塑造出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大自然复魅反映出高蒂高尚的生态主义价值观,即寄希望于能在消除异化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多元的、有灵性的、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价值引导下的共存社会。

三 结语

小说《白骨》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内涵,主要在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对自然的复魅情节设计两方面得到体现。动物主导叙事方式反暗含作者敬畏一切生命的价值观,小说对人类既往形象的颠覆是对人类竭泽而渔行为的声讨。此外,高蒂一系列神秘主义色彩的融入警示人们,应当尊重自然并且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只有爱护动物、保护自然才能和谐持久地生存下去。

注释:

①本文涉及《白骨》文本皆出自 Barbara Gowdy. The

White Bones[M].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9.

[参考文献]

- [1] Gordon, Neta. Sign and Symbol in Barbara Gowdy's The White Bone[J]. Canadian Literature, 2005.
- [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03.
- [3] 王 诺. 欧美生态批评研究[D]. 山东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 2007.
- [4] 王 诺. 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215.
- [5] 赵树勤, 龙其林. 新世纪生态小说论[J]. 文艺争鸣, 2007(4):23-27.
- [6]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158.
- [7]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242.

On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The White Bone

HE Wen - yu, SHI Yun - lo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animal - centered novel The White Bone, written by Barbara Gowdy, a female Canadian fictionist, adopts a unique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With the absence of human being and animal (elephant) - dominating narrative, the novel gives an in - depth demonstration of the writer's views of ecological valu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i - anthropocentrism and re - enchantment of the nature revealed in the novel make clear to all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The White Bone.

Key words: Babara Gowdy; The White Bone; anti - anthropocentrism; re - enchantment; values on ecology